資治通鑑/卷2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四十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

► 卷二百四十八

起昭陽大淵獻，盡閼逢困敦七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47卷

【唐紀六十三】　起昭陽大淵獻，盡閼逢困敦七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會昌三年（癸亥，公元八四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，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、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、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，沔自以大軍繼之。雄至振武，登城望回鶻之眾寡，見氈車數十乘，從者皆衣朱碧，類華人。使諜問之，曰：「公主帳也。」雄使諜告之曰：「公主至此，家也，當求歸路！今將出兵擊可汗，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，駐車勿動！」雄乃鑿城為十餘穴，引兵夜出，直攻可汗牙帳。至其帳下，虜乃覺之。可汗大驚，不知所為，棄輜重走，雄追擊之。庚子，大破回鶻於殺胡山，可汗被瘡，與數百騎遁去，雄迎太和公主以歸。斬首萬級，降其部落二萬餘人。丙午，劉沔捷奏至。

李思忠入朝，自以回鶻降將，懼邊將猜忌，乞並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。上從之。

庚戌，以石雄為豐州都防禦使。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，其潰兵多詣幽州降。

二月，庚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詔停歸義軍，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為騎兵，優給糧賜。

辛未，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。甲戌，上引對，班在勃海使之上。上欲令趙蕃就頡戛斯求安西、北庭，李德裕等上言：「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，北庭五千餘里，借使得之，當復置都護，以唐兵萬人戍之。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，饋運從何道得通，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，非計也。」上乃止。

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崔珙罷為右僕射。

黠戛斯求冊命，李德裕奏，宜與之結歡，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，及討黑車子。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，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，猶豫未決。德裕奏：「黠戛斯已自稱可汗，今欲藉其力，恐不可吝此名。回鶻有平安、史之功，故歲賜絹二萬匹，且與之和市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，豈敢遽求賂遺乎！若慮其不臣，當與之約，必如回鶻稱臣，乃行冊命；又當敘同姓以親之，使執子孫之禮。」上從之。

庚寅，太和公主至京師，改封安定大長公主，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。公主詣光順門，去盛服，脫簪珥，謝回鶻負恩、和親無狀之罪。上遣中使慰諭，然後入宮。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，各罰俸物及封絹。

賜魏博節度使何重順名弘敬。

三月，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。上命李德草《賜黠戛斯可汗書》，諭以「貞觀二十一年，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，授左屯衛將軍、堅昆都督，迄於天寶，朝貢不絕。比為回鶻所隔，回鶻凌虐諸蕃，可汗能復仇雪怨，茂功壯節，近古無儔。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，散投山谷，可汗既與為怨，須盡殲夷。倘留餘燼，必生後患。又聞可汗受氏之原，與我同族，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，可汗乃都尉苗裔。以此合族，尊卑可知。今欲冊命可汗，特加美號，緣未知可汗意，且遣諭懷。待趙蕃回日，別命使展禮。」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，每有詔敕，上多命德裕草之。德裕請委翰林學士，上曰：「學士不能盡人意，須卿自為之。」

劉沔奏：「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准詔分隸諸道，皆大呼，連營據滹沱河，

不肯從命，已盡誅之。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，皆散錄諸道。」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：「維州據高山絕頂，三面臨江，在戎虜平川之沖，是漢地入兵之路。初，河、隴並沒，唯此獨存。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，二十年後，兩男長成，竊開壘門，引兵夜入，遂為所陷，號曰無憂城。從此得並力於西邊，更無虞於南路。憑陵近甸，旰食累朝。貞元中，韋皋欲經略河、湟，須此城為始。萬旅盡銳，急攻數年，雖擒論莽熱而還，城堅卒不可克。臣初到西蜀，外揚國威，中緝邊備。其維州熟臣信令，空壁來歸。臣始受其降，南蠻震懾，山西八國，皆願內屬。其吐蕃合水、棲雞等城，既失險厄，自須抽歸，可減八處鎮兵，坐收千餘里舊地。且維州未降前一年，吐蕃猶圍魯州，豈顧盟約！臣受降之初，指天為誓，面許奏聞，各加酬賞。當時不與臣者，望風疾臣，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，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！累表陳論，乞垂矜捨，答詔嚴切，竟令執還。體備三木，輿於竹畚，及將就路，冤叫嗚嗚，將吏對臣，無不隕涕。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，雲既已降彼，何須送來！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，恣行殘忍，用固攜離，至乃擲其嬰孩，承以槍槊。絕忠款之路，快凶虐之情，從古已來，未有此事。雖時更一紀，而運屬千年，乞追獎忠魂，各加褒贈！」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。

臣光曰：「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，不能決牛、李之是非。臣以為昔荀吳圍鼓，鼓人或請以城叛，吳弗許，曰：「或以吾城叛，吾所甚惡也，人以城來，吾獨何好焉！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。」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。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，以利言之，則維州大而信大；以害言之，則維州緩而關中急。然則為唐計者，宜何先乎？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，在吐蕃不免為叛臣，其受誅也又何矜焉！且德裕所言者利也，僧孺所言者義也，匹夫徇利而亡義猶恥之，況天子乎！譬如鄰人有牛，逸而入於家，或勸其兄歸之，或勸其弟攘之。勸歸者曰：「攘之不義也，且致訟。」勸攘者曰：「彼嘗攘吾羊矣，何義之拘！牛大畜也，鬻之可以富家。」以是觀之，牛、李之是非，端可見矣。

夏，四月，辛未，李德裕乞退就閒局。上曰：「卿每辭位，使我旬日不得聽。今大事皆未就，卿豈得求去！」

初，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，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。及上即位，從諫有馬高九尺，獻之，上不受。從諫以為士良所為，怒殺其馬，由是與朝廷相猜恨。遂招納亡命，繕完兵械，鄰境皆潛為之備。從諫榷馬牧及商旅，歲入錢五萬緡，又賣鐵、煮鹽亦數萬緡。大商皆假以牙職，使通好諸道，因為販易。商人倚從諫勢，所至多陵轢將吏，諸道皆惡之。從諫疾病，謂妻裴氏曰：「吾以忠直事朝廷，而朝廷不明我志，諸道皆不我與。我死，它人主此軍，則吾家無炊火矣！」乃與幕客張谷、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，

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為牙內都知兵馬使，從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，孔目官王協為押牙親事兵馬使，以奴李士貴為使宅十將兵馬使，劉守義、劉襯忠、董可武、崔玄度分將牙兵。谷，鄆州人，揚庭，洪州人也。從諫尋薨，稹秘不發喪。王協為稹謀曰：「正當如寶歷年樣為之，不出百日，旌節自至。但嚴奉監軍，厚遺敕使，四境勿出兵，城中暗為備而已。」使押牙姜崟奏求國醫，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。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，請命其子稹為留後。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：「恐從諫疾未平，宜且就東部療之；俟稍瘳，別有任使。仍遣稹入朝，必厚加官爵。」

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，宰相多以為：「回鶻餘燼未滅，邊鄙猶須警備，復討澤潞，國力不支，請以劉稹權知軍事。」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。李德裕獨曰：「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。河朔習亂已久，人心難化。是故累朝以來，置之度外。澤潞近處心腹，一軍素稱忠義，嘗破走朱滔，擒盧從史。頃時多用儒臣為帥，如李抱真成立此軍，德宗猶不許承襲，使李緘護喪歸東都。敬宗不恤國務，宰相又無遠略，劉悟之死，因循以授從諫。從諫跋扈難制，累上表迫脅朝廷，今垂死之際，復以兵權擅付豎子。朝廷若又因而授之，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，天子威令不復行矣！」上曰：「卿以何術制之，果可克否？」對曰：「稹所恃者河朔三鎮。但得鎮、魏不與之同。則稹無能為也。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、何弘敬，以河朔自艱難以來，列聖許其傳襲，已成故事，與澤潞不同。今朝廷將加兵澤潞，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。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，委兩鎮攻之。兼令遍諭將士，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。苟兩鎮聽命，不從旁沮撓官軍，則稹必成擒矣！」上喜曰：「吾與德裕同之，保無後悔。」遂決意討稹，群臣言者不復入矣。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、魏博節度使何弘敬，其略曰：「澤潞一鎮，與卿事體不同，勿為子孫之謀，欲存輔車之勢。但能顯立功效，自然福及後昆。」丁丑，上臨朝，稱其語要切，曰：「當如此直告之是也！」又賜張仲武詔，以「回鶻餘燼未滅，塞上多虞，專委卿禦侮。」元逵、弘敬得詔，悚息聽命。

解朝政至上黨，劉稹見朝政曰：「相公危困，不任拜詔。」朝政欲突入，兵馬使劉武德、董可武躡簾而立，朝政恐有他變。遽走出。稹贈賻直數千緡，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。薛士幹入境，俱不問從諫之疾，直為已知其死之意。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，至龍泉驛迎候敕使，請用河朔事體。又見監軍言之，崔士康懦怯，不敢違。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眾，發喪。士幹竟不得入牙門，稹亦不受敕命。誼，兗州人也。解朝政覆命，上怒，杖之，配恭陵。囚姜崟、梁叔文。辛巳，始為從諫輟朝，贈太傅，詔劉稹護喪歸東都。又召見劉從素，令以書諭稹，稹不從。丁亥，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，邠寧節度使王宰為忠武節度使。茂元，棲曜之子；宰，智興之子也。

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，自言：「嘗問淮西將董重制以三州之眾四歲不破之由，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，客軍數少，既不能自成一軍，事須貼付地主。勢羸力弱，心志不一，多致敗亡。故初戰二年以來，戰則必勝，是多殺客軍。及二年已後，客軍殫少，止與陳許、河陽全軍相搏，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，蔡州事力亦不支矣。其時朝廷若使鄂州、壽州、唐州只保境，不用進戰，但用陳許、鄭滑兩道全軍，貼以宣、潤弩手，令其守隘，即不出一歲，無蔡州矣。今者上黨之叛，復與淮西不同。淮西為寇僅五十歲，其人味為寇之腴，見為寇之利，風俗益固，氣焰已成，自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敵，根深源闊，取之固難。夫上黨則不然。自安、史南下，不甚附柰；建中之後，每奮忠義。是以郇公抱真能窘田悅，走朱滔，常以孤窮寒苦之軍，橫折河朔強梁之眾。以此證驗，人心忠赤，習尚專一，可以盡見。劉悟卒，從諫求繼，與扶同者，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。值寶歷多故，因以授之。今才二十餘歲，風俗未改，故老尚存，雖欲劫之，必不用命。今成德、魏博雖盡節效順，亦不過圍一城，攻一堡，係累稚老而已。若使河陽萬人為壘，窒天井之口，高壁深塹，勿與之戰。只以忠武、武寧兩軍，貼以青州五千精甲，宣、潤二千弩手，逕搗上黨，不過數月，必覆其巢穴矣！」時德裕制置澤潞，亦頗采牧言。

上雖外尊寵仇士良，內實忌惡之。士良頗覺之，遂以老病求散秩，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、知省事。

李德裕言於上曰：「議者皆雲劉悟有功，稹未可亟誅，宜全恩禮。請下百官議，以盡人情。」上曰：「悟亦何功，當時迫於救死耳，非素心徇國也。籍使有功，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，國家報之足矣，稹何得復自言！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，有罪亦不可苟免也。」德裕曰：「陛下之言，誠得理國之要。」

五月，李德裕言太子賓客、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，不宜置之東都。戊戌，以宗閔為湖州刺史。

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；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，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；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洺，掠堯山；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，步兵五百益冀氏。辛丑，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，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，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，與夷行、劉沔、茂元合力攻討。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，朝廷必先有弔祭使，次冊贈使、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。必不可與節，則別除一官；俟軍中不聽出，然後始用兵。故常及半歲，軍中得繕完為備。至是，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，上

即命下詔討之。王元逵受詔之日，出師屯趙州。

壬寅，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鉉，元略之子也。上夜召學士韋琮，以鉉名授之，令草制，宰相、樞密皆不之知。時樞密使劉行深、楊欽義皆願慤，不敢預事，老宦者尤之曰：「此由劉、楊懦怯，墮敗舊風故也。」悰，乾度之子也。

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為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。劉沔自代州還太原。

築望仙台於禁中。

六月，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，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。

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仵合入貢。上賜之書，諭以速平回鶻、黑車子，乃遣使行冊命。

癸酉，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、內侍監致仕。其黨送歸私第，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：「天子不可令閒，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，使日新月盛，無暇更及它事，然後吾輩可以得志。慎勿使之讀書，親近儒生，彼見前代興亡，心知憂懼，則吾輩疏斥矣。」其黨拜謝而去。

丙子，詔王元逵、李彥佐、劉沔、王茂元、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，劉稹求降皆不得受。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。

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，世為吐蕃相，婢婢好讀書，不樂仕進，國人敬之。年四十餘，彝泰贊普強起之，使鎮鄯州。婢婢寬厚沉勇，有謀略，訓練士卒多精勇。論恐熱雖名義兵，實謀篡國，忌婢婢，恐襲其後，欲先滅之。是月，大舉兵擊婢婢，旌旗雜畜千里不絕。至鎮西，大風震電，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，雜畜以百數，恐熱惡之，盤桓不進。婢婢謂其下曰：「恐熱之來，視我如螻蟻，以為不足屠也。今遇天災，猶豫不進，吾不如迎伏以卻之，使其志益驕而不為備，然後可圖也。」乃遣使以金帛、牛酒犒師，且致書言：「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，闔境之內，孰不向風！苟遣一介，賜之折簡，敢不承命！何必遠辱士眾，親臨下藩！婢婢資性愚僻，惟嗜讀書，先贊普授以藩維，誠為非據，夙夜慚惕，惟求退居。相公若賜以骸骨，聽歸田骨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。」恐熱得書喜，遍示諸將曰：「婢婢惟把書券，安知用兵！待吾得國，當位以宰相，坐之於家，亦無所用也。」乃復為書，勤厚答之，引兵歸。婢婢聞之，撫髀笑曰：「我國無主，則歸大唐，

豈能事此犬鼠乎！」

秋，七月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為昭義節度招撫使。朝廷以鈞在襄陽寬厚有惠政，得眾心，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。

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，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，鎮、魏早平澤潞。回，太祖之八世孫也。甲辰，李德裕言於上曰：「臣見向日河朔用兵，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。或陰與賊通，借一縣一柵據之，自以為功，坐食轉輸，延引歲時。今請賜諸軍詔指，令王元逵取邢州，何弘敬取洺州，王茂元取澤州，李彥佐、劉沔取潞州，毋得取縣。」上從之。

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，行甚緩，又請休兵於絳州，兼請益兵。李德裕言於上曰：「彥佐逗遛顧望，殊無討賊之意，所請皆不可許，宜賜詔切責，令進軍翼城。」上從之。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，俟至軍中，令代之。乙巳，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，仍詔彥佐進屯翼城。

劉稹上表自陳：「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，言仇士良罪惡，由此為權幸所疾，謂臣父潛懷異志，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。乞陛下稍垂寬察，活臣一方！」何弘敬亦為之奏雪，皆不報。李回至河朔，何弘敬、王元逵、張仲武皆具槖鞬郊迎，立於道左，不敢令人控馬，讓制使先行，自兵興以來，未之有也。回明辯有膽氣，三鎮無不奉詔。

王元逵奏拔宣務柵，擊堯山。劉稹遣兵救堯山，元逵擊敗之，詔切責李彥佐、劉沔、王茂元，使速進兵逼賊境，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，加元逵同平章事。

八月，乙丑，昭義大將李丕來降。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，欲以疑誤官軍。李德裕言於上曰：「自用兵半年，未有降者，今安問誠之與詐？且須厚賞以勸將來，但不可置之要地耳。」

上從容言：「文宗好聽外議，諫官言事多不著名，有如匿名書。」李德裕曰：「臣頃在中書，文宗猶不爾。此乃李訓、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，遂成此風。人主但當推誠任人，有欺罔者，威以明刑，孰敢哉！」上善之。

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逾月，何弘敬猶未出師，元逵屢有密表，稱弘敬懷兩端。丁卯，

李德裕上言：「忠武累戰有功，軍聲頗振。王宰年力方壯，謀略可稱。請賜弘敬詔，以『河陽、河東皆閡山險，未能進軍，賊屢出兵焚掠晉、絳。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，直抵磁州，以分賊勢。』弘敬必懼，此攻心伐謀之術也。」從之。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、魏趣磁州。甲戌，薛茂卿破科斗寨，擒河陽大將馬繼等，焚掠小寨一十七，距懷州才十餘里。茂卿以無劉稹之命，故不敢入。時議者鼎沸，以為劉悟有功，不可絕其嗣。又，從諫養精兵十萬，糧支十年，如何可取！上亦疑之，以問李德裕，對曰：「小小進退，兵家之常。願陛下勿聽外議，則成功必矣！」上乃謂宰相曰：「為我語朝士：有上疏沮議者，我必於賊境上斬之！」議者乃止。何弘敬聞王宰將至，恐忠武兵入魏境，軍中有變，蒼黃出師。丙子，弘敬奏，已自將全軍渡漳水，趣磁州。

庚辰，李德裕上言：「河陽兵力寡弱，自科斗店之敗，賊勢愈熾。王茂元復有疾，人情危怯，欲退保懷州。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，常視官軍寡弱之處，並力攻之，一軍不支，然後更攻它處。今魏博未與賊戰，西軍閡險不進，故賊得並力南下。若河陽退縮，不惟虧沮軍聲，兼恐震驚洛師。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，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；不惟扞蔽東都，兼可臨制魏博。若慮全軍供餉難給，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，亦足張聲勢。」甲申，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，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。上皆從之。王茂元軍萬善，劉稹遣牙將張巨、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，期以九月朔圍萬善。乙酉，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，焚雍店。巨引兵繼之，過萬善，覘知城中守備單弱，欲專有功，遂攻之。日昃，城且拔，乃使人告公直等。時義成軍適至，茂元困急，欲帥眾棄城走。都虞候孟章遮馬諫曰：「賊眾自有前卻，半在雍店，半在此，乃亂兵耳。今義成軍才至，尚未食，聞僕射走，則自潰矣。願且強留！」茂元乃止。會日暮，公直等不至，巨引兵退，始登山，微雨晦黑，自相驚曰：「追兵近矣！」皆走，人馬相踐，墜崖谷死者甚眾。

上以王茂元、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，庚寅，李德裕等奏：「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，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。茂元病癒，止令鎮河陽，病困亦免他虞。」九月，辛卯，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。

何弘敬奏拔肥鄉、平恩，殺傷甚眾。得劉稹榜貼，皆謂官軍為賊，雲遇之即須痛殺。癸巳，上謂宰相：「何弘敬已克兩縣，可釋前疑。既有殺傷，雖欲持兩端，不可得已。」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。

丙午，河陽奏王茂元薨。李德裕奏：「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，不可使兼領河陽，恐其不愛河陽州縣，恣為侵擾，又，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，常以判官攝事，

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，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，其懷州別置刺史。俟昭義平日，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，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，而河陽遂為重鎮，東都無復憂矣！」上采其言。戊申，以河南尹敬昕為河陽節度、懷孟觀察使，王宰將行營以扞敵，昕供饋餉而已。

庚戌，以石雄代李彥佐為晉絳行營節度使，令自冀氏取潞州，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。

是月，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，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。至河州南，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，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，以千騎登山，飛矢系書罵之。恐熱怒，將兵數萬追之，厖結心陽敗走，時為馬乏不進之狀。恐熱追之益急，不覺行數十里，伏兵發，斷其歸路，夾擊之。會大風飛沙，溪谷皆溢，恐熱大敗，伏屍五十里，溺死者不可勝數，恐熱單騎遁歸。

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，即引兵逾烏嶺，破五寨，殺獲千計。時王宰軍萬善，劉沔軍石會，皆顧望未進。上得雄捷書，喜甚。冬，十月，庚申，臨朝，謂宰相曰：「雄真良將！」李德裕因言：「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：『石雄七千人至矣！』劉從諫以為妖言，斬之。破潞州者必雄也。」詔賜雄帛為優賞，雄悉置軍門，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，餘悉分將士，故士卒樂為之致死。

初，劉沔破回鶻，得太和公主，張仲武疾之，由是有隙；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，仲武意終不平。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，辛未，徙沔為義成節度使，以前荊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。

党項寇鹽州，以前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為朔方靈鹽節度使。十一月，邠寧奏党項入寇。李德裕奏：「党項愈熾，不可不為區處。聞党項分隸諸鎮，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。節度使各利其駝馬，不為擒送，以此無由禁戢。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，陛下以為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。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，擇中朝廉干之臣為之副，居於夏州，理其辭訟，庶為得宜。」乃以兗王岐為靈、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，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党項副使，史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，令繼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。

安南經略使武渾役將士治城，將士作亂，燒城樓，劫府庫。渾奔廣州，監軍段士則撫安亂眾。

忠武軍素號精勇，王宰治軍嚴整，昭義人甚憚之。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，意望超遷。或

謂劉稹曰：「留後所求者節耳。茂卿太深入，多殺官軍，激怒朝廷，此節所以來益遲也。」由是無賞。茂卿溫慰，密與王宰通謀。十一月，丁巳，宰引兵攻天井關，茂卿小戰，遽引兵走，宰遂克天井關守之。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，皆退走，宰遂焚大小箕村。茂卿入澤州，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，當為內應。宰疑，不敢進，失期不至，茂卿拊膺頓足而已。稹知之，誘茂卿至潞州，殺之，並其族，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，安全慶守烏嶺，李佐堯守雕黃嶺，郭僚守石會，康良佺守武鄉。僚，誼之侄也。戊辰，王宰進攻澤州，與劉公直戰，不利，公直乘勝復天井關。甲戌，宰進擊公直，大破之，遂圍陵川，克之。河東奏克石會關。洺州刺史李恬，石之從兄也。石至太原，劉稹遣軍將賈群詣石，以恬書與石云：「稹願舉族歸命相公，奉從諫喪歸葬東都。」石囚群，以其書聞。李德裕上言：「今官軍四合，捷書日至，賊勢窮蹙，故偽輸誠款，翼以緩師，稍得自完，復來侵軼。望詔石答恬書云：『前書未敢聞奏。若郎君誠能悔過，舉族面縛，待罪境上，則石當親往受降，護送歸闕。若虛為誠款，先求解兵，次望洗雪，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。』仍望招諸道，乘其上下離心，速進兵攻討，不過旬朔，必內自生變。」上從之。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，上怒，貶碣鄧城令。

初，劉沔破回鶻，留兵三千戍橫水柵。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，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。時河東無兵，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，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，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，壬午，戍卒至太原。先是，軍士出征，人給絹二匹。劉沔之去，竭府庫自隨，石初至，軍用乏，以己絹益之，人才得一匹。時已歲盡，軍士求過正旦而行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。楊弁因眾心之怒，又知城中空虛，遂作亂。

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會昌四年（甲子，公元八四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酉朔，楊弁帥其眾剽掠城市，殺都頭梁季葉，李石奔汾州。弁據軍府，釋賈群之囚，使其侄與之俱詣劉稹，約為兄弟。稹大喜。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，復以關降於稹。

戊子，呂義忠遣使言狀，朝議喧然。或言兩地皆應罷兵，王宰又上言：「游弈將得劉稹表，臣近遣人至澤潞，賊有意歸附。若許招納，乞降詔命！」李德裕上言：「宰擅受稹表，遣人入賊中，曾不聞奏，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。昔韓信破田榮，李靖擒頡利，皆因其請降，潛兵掩襲。止可令王宰失信，豈得損朝廷威命！建立奇功，實在今日，必不可以太原小擾，失此事機。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，督其進兵，掩其無備，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，方可受納。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，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，則雄無

功可紀。雄於垂成之際，須自取奇功，勿失此便。」又為相府與宰書，言：「昔王承宗雖逆命，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，又遣其子知感、知信入朝，憲宗猶未之許。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，又不遣血屬祈哀，置章表於衢路之間，游弈將不即毀除，實恐非是。況稹與楊弁通姦，逆狀如此，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，是私惠歸於臣下，不赦在於朝廷，事體之間，交恐不可。自今更有章表，宣即所在焚之。惟面縛而來，始可容受。」德裕又上言：「太原人心從來忠順，止是貧虛，賞犒不足。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！必不可姑息寬縱。且用兵未罷，深慮所在動心。頃張延賞為張朏出所逐，逃奔漢州，還入成都。望詔李石、義忠還赴太原行營，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。」上皆從之。是時，李石已至晉州，詔復還太原。辛卯，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，以易定千騎、宣武兗海步兵三千討楊弁；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，應接逢軍。忻州刺史李丕奏：「楊弁遣人來為遊說，臣已斬之，兼斷其北出之路，發兵討之。」辛丑，上與宰相議太原事，李德裕曰：「今太原兵皆在外，為亂者止千餘人，諸州鎮必無應者。計不日誅翦，惟應速詔王逢進軍，至城下必自有變。」上曰：「仲武見鎮、魏討澤潞有功，必有慕羨之心，使之討太原何如？」德裕對曰：「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。仲武去年討回鶻，與太原爭功，恐其不戢士卒，平人受害。」乃止。

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，曉諭亂兵，且覘其強弱。陳弁與之酣飲三日，且賂之。戊申，元實自太原還，上遣詣宰相議之，元實於眾中大言：「相公須早與之節！」李德裕曰：「何故？」元實曰：「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，若之何取之！」德裕曰：「李相正以太原無兵，故發橫水兵赴榆社。庫中之甲盡在行營，弁何能遽致如此之眾乎？」元實曰：「太原人勁悍，皆可為兵，弁召募所致耳。」德裕曰：「召募須有貨財，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，無從可得，故致此亂，弁何從得之？」元實辭屈。德裕曰：「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，必須殺此賊！」因奏稱：「楊弁微賊，決不可恕。如國力不及，寧捨劉稹。」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，恐妻孥為所屠滅，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。壬子，克之，生擒楊弁，盡誅亂卒。

三月，甲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乙卯，呂義忠奏克太原。丙辰，李德裕言於上曰：「王宰久應取澤州，今已遷延兩月。蓋宰與石雄素不葉，今得澤州，距上黨猶二百里；而石雄所屯距上黨才百五十里。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，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。又宰生子晏實，其父智興愛而子之，晏實今為磁州刺史，為劉稹所質。宰之顧望不敢進，或為此也。」上命德裕草詔賜宰，督其進兵。且曰：「朕顧茲小寇，終不貸刑。亦知晏實是卿愛弟，將申大義，在抑私懷。

」

丁巳，以李石為太子少傅、分司，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，石雄為河中節度使。元式，元略之弟也。

乙未，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。

辛酉，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，皆斬於狗脊嶺。

壬申，李德裕言於上曰：「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：陛下命王宰趣磁州，而何弘敬出師；遣客軍討太原，而戍兵先取楊弁。今王宰久不進軍，請徙劉沔鎮河陽，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，處宰肘腋之下。若宰識朝廷此意，必不敢淹留。若宰進軍，沔以重兵在南，聲勢亦壯。」上曰：「善！」戊寅，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。

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，敗之。良佺棄石會關，退屯鼓腰嶺。

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，言欲徙居回鶻牙帳，請發兵之期，集會之地。上賜詔，諭以「今秋可汗擊回鶻、黑車子之時，當令幽州、太原、振武、天德四鎮出兵要路，邀其亡逸，便申冊命，並依回鶻故事。」朝廷以回鶻衰微，吐蕃內亂，議復河、湟四鎮十八州。乃以給事中劉水蒙為巡邊使，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眾寡。又令天德、振武、河東訓卒礪兵，以俟今秋黠越斯擊回鶻，邀其潰敗之眾南來者，皆委水蒙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。水蒙，晏之孫也。

以道士趙歸真為右街道門教授先生。

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，降於尚婢婢。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，婢婢分兵為五道拒之。恐熱退保東谷，婢婢為木柵圍之，絕其水原。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保薄寒山，餘眾皆降於婢婢。

夏，四月，王宰進攻澤州。

上好神仙，道士趙歸真得幸，諫官屢以為言。丙子，李德裕亦諫曰：「歸真，敬宗朝罪人，不宜親近！」上曰：「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。至於政事，朕必問卿等與次

對官，雖百歸真不能惑也。」德裕曰：「小人見勢利所在，則奔趣之，如夜蛾之投燭。聞旬日以來，歸真之門，車馬輻湊，願陛下深戒之！」

戊寅，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，充山南西道節度使。起以文臣未嘗執政，直除使相，前無此比，固辭。上曰：「宰相無內外之異，朕有闕失，卿飛表以聞！」

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，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。六月，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。仲郢，公綽之子也。

宦官有發仇士良宿惡，於其家得兵仗數千。詔削其官爵，籍沒家貲。

秋，七月，辛卯，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，上曰：「聞逢用法太嚴，有諸？」對曰：「臣亦嘗以此詰之，逢言：『前有白刃，法不嚴，其誰肯進？』」上曰：「言亦有理，卿更召而戒之！」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。上曰：「固然。」德裕曰：「昔李懷光未平，京師蝗旱，米斗千錢，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。德宗集百官，遣中使馬欽緒詢之。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摶破，以授欽緒獻之。德宗召問其故，對曰：『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，如此葉不可復合矣！』由是德宗意定。既破懷光，遂用為相，獨任數年。」上曰：「亦大是奇士！」

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，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。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，且欲更擇良家美女，教而獻之。悰曰：「監軍自受敕，悰不敢預聞！」監軍再三請之，不從。監軍怒，具表其狀，上覽表默然。左右請並敕節度使同選，上曰：「敕籓方選倡女入宮，豈聖天子所為！杜悰不徇監軍意，得大臣體，真宰相才也。朕甚愧之！」遽敕監軍勿復選。甲辰，以悰同平章事，兼度支、鹽鐵轉過使。及悰中謝，上勞之曰：「卿不從監軍之言，朕知卿有致君之心，今相卿，如得一魏徵矣！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